



器打碎，司马天佑惊呼一声，倒纵数步，衣衫沾湿了一大片。

小侠司马天佑正欲举杯欢饮，突然由外射来一件暗器，将酒杯击碎，杯中酒汁全泼在他的衣衫上。

司马天佑惊纵三步后，伸手一摸，沾在衣衫上的酒汁，被他左手一触，刹时变成了青色，显然酒中有毒。须知司马天佑左掌曾经浸吸过“参仙剑兰”的避毒剑叶，不但可以测验食物中的毒质，且可防中百毒，有恃无恐。

起先，他不疑青面鬼桑檀会暗中下毒，因此，虽处对敌之地，故未防患及此，殊不知桑檀出外迎接司马小侠的时候，已命人暗中在酒杯内下了毒药。

“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伤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司马天佑不疑青面鬼桑檀这样响当当，成名一时的绿林高手，也会做出这种下流无耻的勾当，令人齿寒。

这一发现，始知青面鬼桑檀竟是下三流卑鄙之徒，不是一个好东西。“慝怨施暗箭”，这是江湖大忌，武林人物讲究的是光明磊落，明枪真刀，公平决斗争，倘若技不如人，就施用阴谋毒计或背地害人，大可得而诛之。

司马天佑双目一竖，目露寒芒，一阵暴叱道：

“桑檀，这就是你赖以成名的原因？没有想到活僵尸翟日火调教出来的徒弟，就是专门在酒中放毒，伤害人物之辈，我天佑总算认识了你这种人，开了一次眼界。是好汉，咱们城外见！”

说着，转身就走，乍然，他前面走来一位蓝绸长衫的
老者，人未到声已到，已哈哈长笑道：

“小哥儿，在本店出事，当由本店负责。好，有什么事，
到后院见。”

司马天佑闻及没有来由地给人这么一说，起初有点迷
糊不懂，及至听完这话，略加思考，才恍然大悟，不禁冷
笑道

“这样说，酒中下毒，是老兄的杰作了，敢问大名？”

蓝衫老者闻言微微一怔，转脸打量青面鬼桑檀，脸孔
一肃，沉声喝道：

“是你下的毒？”

青面鬼桑檀一见蓝衫老者，连忙堆笑，打揖到地道：

“老前辈多年不见，您老……”

“废话少说，你可真在酒中下了毒？”

蓝衫老者脸含煞气，怒喝一声。

青面鬼桑檀自知理短，嘿嘿奸笑道：

“都是在下几位弟兄不好，乘我不在，放下蒙药，大概
看重司马小侠，存心想跟小侠开点玩笑吧。”

司马天佑正想说明原委，突闻蓝衫老者淡淡冷笑道：

“桑大侠，请你把下毒那位兄弟，唤来见我。”

青面鬼桑檀嘿嘿干咳两声，道：

“这……又何必呢？秦老前辈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的当
家、与您的交情……”

“废话，群英楼岂是任人撒野的地方，大丈夫敢做敢当，

快把那人指唤出来，以凭处置，否则，老夫要对不住桑大侠了。”

蓝衫老者话音甫落，突地前面人影一闪，已站着一位恶眉凶眼的中年大汉。

只见那大汉脸含傲笑，指着他的鼻子，说道：

“是大爷下毒的，你待怎样，难道要把大爷吃掉不成？”

蓝衫老者倏地目露奕奕精光，怒喝道：

“你没说谎？不要替人受罪，老夫实事求是，一向不杀无辜之辈的。”

“笑话！凭你这付骨头就能杀掉大爷？”

凶汉话语刚落，立见眼前人影一晃，接着全身一阵剧痛，脱口惨叫一声：

“哎唷！……”

司马天佑与青面鬼桑檀定睛看时，那名凶汉已经双眼翻白，口吐唾沫，死于非命。

司马天佑睹状，不禁暗暗倒抽一口冷气，心想：这老人是怎么出手的？用的又是什么武功？何以这个凶汉死得像病重猝逝一样，全身上下，一点也看不出丝毫伤痕来？

青面鬼桑檀一见蓝衫老者一举手间，制死自己手下，不禁大惊失色，为偏袒部属，只听他冷冷问道：

“秦老前辈，你这样置人于死地，不会太过份了些？今日此事，要是传到桑某当家耳内，您自信承担得了？”

蓝衫老者一阵长笑道：

“姓桑的，你没有机会回去报告，即使能够回报，你当

家的，也奈何不得老夫。”

青面鬼听了这话，不禁暴跳如雷，扬手一击桌面，只听一阵“哗啦”，杯盘寸碎的声音，注目看时，那张木桌子已裂成两片。

蓝衫老者看罢，只是一味地冷笑，不动真火，声音虽然不大，但句句锵然，作金石互击之声，传遍整个屋内，历久不歇。

司马天佑一直冷眼旁观，起初以为这个老者与青面鬼桑檀同类，后来凶汉被杀，以及目前的对敌举止，显然证明老者与青面鬼势同水火，互不相容。

不过，司马天佑一直想不出这位老者是谁，像他这样身怀精湛内功的人，定非徒具虚名之辈，但司马天佑却思量不出江湖道上有这样的一位成名人物。

正在百思不解之间，突闻蓝衫老者道：

“桑檀，这里是生意场，不便动手，川们还是后院见，只要你能露两手让老夫心服，今日的事一并拉倒。要不，你非赔偿一切损失不可！”

蓝衫老者声音始终放得很低，却字字含着无穷的峻严，仿佛有一股威力，令人无法抗拒。

青面鬼桑檀闻言，竟桀桀狂笑道：

“姓秦的，大爷要不是看在你的女儿身上，会对你这般客气斯文吗？你别倚老卖老，仗着你女儿的势力唬我，对付你，还用得着大爷动手不成？走，请你带路！”

蓝衫老者听了青面鬼桑檀目中无人的话，怒极反笑，笑

声桀桀，令人不寒而栗，笑毕，挥袖而去。

青面鬼桑檀也随后跟去，那些手下，也纷纷离桌，紧紧追随在桑檀屁股后头。

小侠司马天佑等他们大伙儿走完，才缓步由后随去，心中暗忖道：

“这个老人的女儿是谁？怎会使桑檀这个恶贼畏怯，听桑檀口气，好像他女儿是一位江湖女侠，要不刚才桑檀何以对老人执礼甚恭？”

司马天佑一面想着，已随众人来到群英楼后院。展目一看，所谓后院，原来是一片二十丈方圆的练武场。

场的四周，摆着一排兵器架，上面放置着各式各样的奇形兵器，皆按类列序，最前面是枪类，有长枪、蛇枪、火枪、镖枪……第二个架上 is 刀类；第三架上 is 棍类，其次是箭类、剑类，和一些莫名兵器，洋洋大观，琳郎满目。

司马天佑不由暗暗叹道：

“此人定是隐客之流，一个人想收集这么多武器，谈何容易。稍等一下，一定要注意他的身法，别失之交臂。”

此时，场中已分成两边站好，青面鬼身后站着五名彪形大汉，蓝衫老者却单枪匹马，负手在后，笑吟吟地说道：

“桑檀，兵器架上，样样具备，任你选择。”

青面鬼桑檀龇牙咧嘴道：

“大爷要在掌法上领教。”

蓝衫老者长笑一声道：

“能领教威震武林的腐尸阴风掌，正是老夫生平宿愿，

又大侠，请发招！”

青面鬼桑檀铁青的脸上，掠起一层得意之色，当下一声：

“大爷有请！”

话落，也不见他如何出手，一招“金豹露爪”，五指箕张，向蓝衫老者抓下。

蓝衫老者也不敢怠慢，连忙左臂上格，身躯半旋，右拳一招“神龙入海”，直取青面鬼腹部。

两个动作时施为，乍看像是一招，说快，的确快到极点。

青面鬼桑檀一声：

“来的好！”

身如摆柳，只一幌身，已然跃退两，霍地几拳一招“偷天换日”，快若电闪，向蓝衫老者劈到。

拳到中途，微微一顿，那只空出的手臂，竟似流星一闪，已挟雷霆万钧之势，向蓝衫老者攻到，一俟打到老者身前时，两掌不先不后，同时发难。

蓝衫老者倒还识货，连忙暴喝一声，力贯双臂，身法倏变，展开独门掌法，，猛烈地，加劲攻击过去。

一旁冷静观战的小侠司马天佑，看到蓝衫老者的身法和拳路，不禁脱口惊叫一声：

“啊！……”

声吐一半，赶忙收回，心中怦然一动，暗叫道：

“他怎会施出武当拳法？难道这位老者与武当派，有渊

源不成？”

司马天佑的想法，完全正确，这位蓝衫老者是武当派顶尖高手，他就是四十年前轰动江湖，名噪一世的武当大侠秦凌飞。

当年凭着手中宝剑，一套武当剑法，和十二把飞刀，威震大江南北，绿林宵小闻名丧胆，闻风远逃。

秦凌飞之妻仅生一女，女儿诞生不久，爱妻遂然撒手人世，这位大侠受此丧妻打击，就引身退居太华山，终年吟诗弄文，与世无争，直把人间恩怨，束之高阁，自称为“太华居士。”

平日身兼两职，一面是慈母，一面是师父，把他女儿秦兰英调教成一位不可多得的巾帼豪杰。

那知，爱女在十四岁那年，突告失踪，一去不回，秦凌飞遂放弃隐居的念头，重新启剑，再度出现江湖，遍访爱女的下落。

皇天不负苦心人，秦凌飞终于找到爱女，可是，爱女芳心有主，已不属于他的了，她有了归宿，已经下嫁于名震天下的“美昆仑”饶维元。

秦凌飞痛定思痛之余，即在这地方，开设群英楼，无事就勤习内、外功，一面暗中侦探他女儿秦兰英的行为举止。

不幸的，他从很多旧友、新知和来往过路武林人物口中，得知他女儿是一位淫荡、残忍、泼辣的妖妇。

这一来，秦凌飞几乎气绝昏死，几度思量解散店伙，远

避风尘，皆因业务蒸蒸日上，不忍就此舍手。

再说，他也极望着再能见他女儿一面，当面斥责，脱离父母情份，然后安心退隐。

不过，自他创业群英楼至今，已逾八个寒暑，他女儿秦兰英始终未踏家门一步，他渴望与女儿见面之情，也因而俞为迫切。

有时，他会交待昔日好友，只要遇到他女儿，一定要劝她回家，一叙离情别绪，天下父母心，做父亲的一定会原谅女儿的无知或错误的；只要她从今而后，能够洗心划面，重新做人。

天下父母心，永远是崇高伟大的，只知施与，不愿报偿，永远会原谅子女所做的乖错，有时也会设法去冰释他们的罪过。

太华居士秦凌飞就是生活在这种错综矛盾里面，日以继夜，度日如年，苦苦挨过了八年悠悠的岁月。

今天，青面鬼桑檀突然出现在他店里，本想吩咐桑檀能够带口信给他女儿，不料事与愿违，桑檀竟在他店内，做出那种令人气愤的卑鄙行为。

身为此家店主，又是天生侠骨义胆的武当大侠，怎会袖手旁观，坐视这种狡黠之徒，在他店内撒野？

于是，他出面干涉，指责混世魔头的弟子，在他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消息，只要传进桑檀师父“活僵尸”翟日火耳内，群英楼就无从安宁，甚至夷为平地，何苦来哉！

可是，武林人物，讲究的是正义，纵使招来杀身之祸，亦在所不计，情愿牺牲。

太华居士秦凌飞乃是当今武当派掌门人“玄清道长”的师弟，也是“不悟子”的师侄，系是武当派最杰出，最了得的剑客。

因此，青面鬼桑檀不敢向他挑战剑法，只指名比比掌法，这就是桑檀狡狴精灵，超人一等之处。

两人原本功力悉敌，不分轻重，此时，只见已打到难分难解的地步，青面鬼桑檀拿出看家本领，以一套“腐尸险风掌”对付锐利凌厉的武当掌法。由于两人都心存顾忌，因此皆未施展杀着。

就以青面鬼桑檀而言，这套掌法名为“腐尸阴风掌”，照理说发掌时，掌风应该阴冷砭人肌骨才对，但他却未使出内力，更未将阴风贯透掌上。否则，只要被阴风掌所触，虽钢身铁骨，也会腐蚀，何况血肉之躯？因之，轻则皮肉糜烂，重则毒发身死。

太华居士秦凌飞何尝不是保留余地，仅仅用了几成功力而已。

小侠司马天佑当然看得非常清楚，当他发现这位蓝衫老者使用武当武功时，不由立时关心起来，也对老者增辑几分敬佩之意。

突然，场中响起一阵长笑道：

“桑大侠承让了！”

司马天佑移目看时，蓝衫老者色不变，所孙喘，已笑

吟吟地退到场外。

青面鬼桑檀却脸孔泛白，痴立当地，只见他衣服上已多出了两个手指头般大小的洞，不用说是秦凌飞手下留情，略施警告的标记。

桑檀双目低视着身上那两个破洞，目喷怒火，牙齿上下咬得格格作响，陡闻他阴恻恻狂笑道：

“姓秦的，蒙你手下留情，牢记心上，没齿不忘，桑某以为机会难再，趁此领教绝学，咱们再玩五十回合如何？”

太华居士凌飞不动声色地慈笑道：

“桑大侠何必一定要争生与死？你未露‘腐尸阴风掌’，已足证明心地不恶，看得起老朽，如若一味再打下去，老夫必败无疑。”

青面鬼桑檀仍死心塌地不要面地桀桀笑道：

“大爷天生一付怪脾气，有好的非吃到口，却不死心，譬如说，明知秦大侠那手太清屠龙掌，名震天下，所向披靡，桑某心机已久，今日不领教，绝不他离。还请秦大侠看在家师薄面，就赏我这个情面吧。”

太华居士秦凌飞听了这绝不放松的话，心知对方存心启雾，当哈哈长笑道：

“既然如此，总能拂你盛情，老配只好舍命成全桑大侠的夙愿了。”

青面鬼桑檀脸上浮起一层阴霾奸毒之气，冷笑道：

“桑某感恩不尽。”

说着叫开左右手下，道：

“你们给我退到场外，没有命令，不准踏进场内一步。”

太华居士秦凌飞缓步再度走进了场中，当他看到司马天佑站在场内时，微笑说道：

“这位小友，请你也退到场外，‘腐尸阴风掌’，端的歹毒，非同儿戏。阴风所及，草木不生，人畜皆亡，小友谨慎为妙。”

司马天佑闻言，感激地瞥了太华居士一眼，恭应道：

“在下理得。”

太华居士秦凌飞含首微笑，走到青面鬼桑檀前面六步处站稳，定气凝神，脸含一丝笑意，温和地说道：

“请发招！”

桑檀嘴皮动了一下，倨傲地瞟了秦凌飞一眼，猛地，前足上跨，一声暴喝：

“尝尝阴风掌！”

话落掌随，手腕扬处，空中只听丝的一声，周围二丈方圆，顿时寒气逼人，阴阴沉沉，令人感到不寒而颤。

太华居士乃武当派佼佼杰出的大侠，“无相神功”，已有相当火候，乍觉阴风袭来，倏地掌往外吐，一招“雪封雾锁”，掌含六成功力，硬迎过去。

陡闻，空中一声巨响“隆！”

两股劲风，在空中一碰，一冷一热，荡起狂风，往外四溢，场外诸人，被这余风扫得肌肤生痛，衣衫飘扬。

然而，场中两人，却卓立如山，分毫未损。

青面鬼桑檀睹状，冷哼一声，身影倏地，展开“腐尸

阴风掌法”，一阵急抡抢攻，向秦凌飞打到。

掌出风随，每招每式，皆蕴含着无穷的阴风，像严冬刮起的砭骨寒气，呼呼挟着破空之声，声势骇人，非同小可。

太华居士秦凌飞那敢怠慢，也忙展开“不悟子”所创的“太清屠龙八式”，迎接还攻过去。

站在场外的小侠司马天佑，看到秦凌飞竟施出浑身解数，以“太清屠龙掌”对敌时，不禁倍加注意起来。

只见秦凌飞点、扎、打、击，充分使出玄奇奥妙，打则快似脱兔，守则坚如厚墙，太清屠龙八式的精华，一丝一毫，流露无余。

司马天佑一面观看，一面仔细的对照；因他自学到此套神学到今，始终未曾目睹过使用这套掌法的人，更无从看到这套掌法对敌时的真实威力。

如今，秦凌飞这一露手，正给司马天佑一个绝好手观摩机会。

太清屠龙八式，虽仅八式，但是八式连环不息运用，因势变式，由开始对掌较量至今，好像从未有过相同的招式。

两人一来一往，一攻一守，三十回合下来，仍然旗鼓相当，半斤八两。

司马天佑也瞧得眼花撩乱，不由自主地，亦在一旁比划起来。

蓦地，场中响起一声厉啸。

司马天佑闻声一惊，停止比划，回首一瞥，青面鬼桑

檀业已动了真火，“腐尸阴风掌”已经绵绵运出八成功力。

这一来，只见太华居士秦凌飞的攻势，顿时受阻，逐渐削弱。

司马天佑心中微微一凛，并切地前行娄处，定神再看，秦凌飞已经被对方如风卷云涌似的掌风所笼罩，进入生死关头。

打到后业，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青面鬼桑檀一旦反攻得势，不住桀桀痴笑，面显狰狞，意态狂傲，一面抢攻，一面冷言道：

“姓秦的，你尝到大爷的厉害了吧。告诉你，再过三招，若不服输，大爷必叫你血溅当场！”

说罢掌化“泼风卷树”，横里扫到，口中还桀笑道：

“第一招！”

太华居士秦凌飞虽身怀绝学，但却无法抗御对方寒气砭骨的阴风，交手至今，已经内力损耗甚巨，一见对方横里扫来的一股冷风，不由大吃一惊，双掌蕴满劲力，准备作孤注一掷，拼个两败俱伤。

那知，他双肩方耸，突闻小侠司马天佑大声喝道：

“乾坤倒转！”

太华居士闻声一怔，也来不及考虑，身不由主地，旋身翻拳，已然打出的双掌，中途倏变，依言化成“乾坤倒转。”

说来奇怪，此招一出，对方袭到的阴风，竟由他身旁掠扫而过，未损毫毛。

秦凌飞正惊讶道，青面桑檀开腔暴喝一声：

“第二招！”

“招”字出口，空中呼啸之声，一时大作，秦凌飞陡然一凛，抬头看时，一股狂风，像一张网，向他头顶滚滚罩落。

秦凌飞早已精疲力竭，乍见之下，毫无动作，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满脸瞿色，闭目待毙。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侧闻司马天佑再度说道：

“旋风扫雪，魁星踢斗。”

可怜秦凌飞竟成了傀儡一般，闻声依言出手，先是“旋风扫雪”，把对方由上洒罩的阴风扫尽，接着手足齐出，一招“魁星踢斗”，向青面鬼桑檀攻过去。

说来话长，当时情形，却两式一并出手；尤其太华居士浸淫“太清屠龙掌”，数十寒暑，一点即破，施展开业，驾轻就熟，事半功倍。

青面鬼桑檀做梦也不会想到司马天佑那几句话，竟把秦凌飞由落败转为胜利。及至发觉，对方足尖，已经朝他咽喉处踢到，不由全身一震，当下一个翻身，闪避过去。

司马天佑也在此时，跃到场中，不前不后，恰恰站在秦凌飞与桑檀两人中间，负手背后，吟吟笑道：

“两位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打得好，打得精彩极了。”

青面鬼桑檀一见司马天佑挺身而出，心中不免暗暗着急，但却保持原有的狰狞面目，说道：

“好小子，你从中捣乱，莫非想一手承担这个梁子不成？”

司马天佑哈哈笑道：

“这场动武，原是你我两人惹起来的，应该由咱们两人清理才对，人家只是身为主人，出面告诫而已，当然谈不上恩怨两字。姓桑的，你狠就对少爷发狠，少爷决不皱半点眉头，请勿用客气罢！”

这一句话，无疑是叫阵，青面鬼那能听不出来？

可是，他却是最善用心机，最擅动阴谋这徒，自然不会冒然答应一个比他武功高强之人的挑战，只听他冷冷架笑道：

“此不过时，大爷尚有要事，半月后洞庭上再见！”

说着招呼众人，如飞翻墙而去。

司马天佑并不阻挡，他觉得不应对弱者太过刻薄，凡事让人三分，给人余地，既然对方已开口明约半月后洞庭上见，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

可是，青面鬼去后，他脑中却很快地连想到一件事，不由暗暗一楞，心想：

“桑檀怎么约我洞庭上见，半月后，正是自己与程氏兄妹约定的日子，难道青面鬼已经得知我要到那里去？”

正沉思间，突闻背后的秦凌飞说道：

“这位少侠，承你指点，老夫在此致谢。”

司马天佑听了这话，即被打断思路，霍地回身一瞥，正巧秦凌飞打揖向他施礼。

小侠惊叫一声“啊！”双手乱摆，人已挪动闪开一旁，道：

“师兄且勿如此，这样会折煞小弟。”

“师兄！”这两个字传到秦凌飞耳膜内，不禁吃惊不小，满脸毫异之色，凝视了司马天佑一刻，然后问道：

“小侠会不会认错……”

司马天佑微露笑容道：

“莫怪师兄不知，请问不悟子与师兄如何称呼？”

“正是老朽师叔，小侠问此何意？”

秦凌飞回答。

“他老人家正是在下恩师。”

司马天佑说完，突闻秦凌飞失口叫了一声道：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小侠能够说出‘太清屠龙掌’的绝招。”

说着顿了一下，突然脸色一凝，仔细瞧了司马天佑一眼，诧然问道：

“允许老朽一个不是的问题，师叔他老人家生平从不收徒，且于四十年前就匿迹江湖，小侠怎会认得他？”

司马天佑笑口微开道：

“师兄问得极是，他老人家尚健在人间……”

说着遂将不悟子收徒的经过，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告诉太华居士。

太华居士听得咄咄称奇，闻毕实情，长笑一声，握着司马天佑强壮结实的手，热情洋溢地叫道：